

编者寄语

《老街的清晨》里,这是一条运河而生的老街,如果说已修缮的青果巷是千载读书地,那么西直街就是最接近人间烟火的市井。

舞剧电影《只此青绿》,以舞蹈的形式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美姿态和独特韵味,通过电影的视听语言引领观众,一同探寻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蕴和价值追求。

《美丽的村庄》,高速公路和高铁从村子北边穿越,这条新建的公路从村子南边穿过,儿时的小村庄不再寂寞,它在现代化建设中飞速发展……

小满时节,风儿掠过广袤田野,千万株麦子褪去青衫,染上一层柔和的鹅黄。

此时的麦浪还未完全金黄,却在天地间铺展成流动的锦缎,像是大地蘸着阳光写下的初稿,亟待时光润色。

“小满麦渐满,芒种割成捆。”微风掠过田垄,麦秆轻摇,尚未饱满的麦穗沙沙作响,似是农人与季节的私语。

风是天然的画师,在绿色与金色的过渡中,勾勒出层层叠叠的波浪——那是北方特有的“半熟之美”,含蓄而充满张力。

麦浪是节气的五线谱,饱满的麦粒是待跃的音符。阳光下,麦穗顶端泛起淡淡的金晕,仿佛镶嵌了一道时光的边,而根部仍保留着春天的翠绿。

此种“青黄相接”的色调,是北方小满独特的注脚,展现春的余韵,预演夏的辉煌。

漫步田埂,麦秆轻拂裤脚,带来细微的痒意。俯身细看,麦粒在苞衣里悄然膨大,像一群贪睡的孩子,裹着绿被做着金黄的梦。

“昼出耘田夜绩麻”的农谚在耳畔回响。此时的田间,农人正忙着灌溉、除草,为麦子灌浆期补足最后一程养分。

他们弯腰的剪影映在麦浪中,恍若移动的标点,为这首丰收的长诗断句。偶有白鹭掠过麦田,翅膀剪碎阳光,落下一片斑驳的金鳞。

小满的麦浪里,藏着北方特有的浪漫。老人们坐在地头,用粗糙的手掌摩挲麦穗,细数着灌浆的天数;孩子们追逐着滚圆的蒲公英,一不小心撞进麦浪深处,惊起几只振翅的蚂蚱。

暮色四合时,麦浪化作深色的海洋,顶端的金芒仍在微光中闪烁,如散落的星子。

此刻的大地,正以“未满”的姿态,孕育着最饱满的期待——就像生活,总在“缺”与“圆”之间,藏着动人的生长哲学。

N 世相

老街的清晨

□ 吴娟

沿运河晨跑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邂逅过一条老街的清晨。

从运河路出发,只需跟随一河移动的朝霞向东奔跑,过了西圈门,便是那条长仅一公里的西直街了。

这是一条运河而生的老街。民居并肩向河而立,隐约的马头墙和琉璃窗记录着过往,在周边高楼的映衬下,一排低矮的旧屋显得有些灰头土脸。然而走进老街腹地便会发现,这里的居民开门见水,枕河而居,全然一副安之若素的模样。那份“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的从容与淡定,早已藏进老街的骨子里。

早晨的西直街,迎面可见煜着红泥小火炉。微微跳动的火苗点亮了整条老街的黎明,边上三两个红红绿绿的旧式热水瓶,让人瞬间回到八九十年代打热水的岁月。久沐阳光的枯树残枝欢快地转化成水的温度,这是世间最原始的能量守恒与轮回。

这里的居民从不浪费每一寸阳光和空地,门前摆放着各种形状的容器,栽种着辣椒、香葱、茄子,甚至能发现几根甘蔗。长势最旺的要数丝瓜了,它在老街上显得格外散漫随意:爬上墙壁不算,还悄然爬上门前的架子,将纤细的触须顽皮地伸到主人窗前。晨风中,那藤蔓弱柳扶风般的姿态,透着不胜娇柔的美。

若不抬眼望向前方繁华的怀德桥,很难相信这是在城市。这条身处闹市的小街,俨然一副村庄的模样。

老街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小孩不多,但类似“上房揭瓦”的自然生长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泡桐树的种子借着风力跃上房顶,根须扎进墙体,也不知潜伏了多少年,竟在前院瓦与檐间长成了碗口粗的枝干。

目光顺着外露的根须向上,水墨般的白墙黑瓦间,肥大的泡桐叶在蓝天下透着顽童般的

得意。同样任性的还有野葡萄,倒挂在层层叠叠的电线上,借着运河的水气和充足的光照蓬勃生长,垂下的枝条在电线上怡然自得地荡着秋千。小狗冷不丁从弄堂跑出来,在秋千下三五成群地追逐嬉戏。

每个生命在这儿都无拘无束地撒欢。

门口的石磨上,早就用旧得发亮的小竹匾晒出了长豇豆、红辣椒。这里的太阳升得早、落得晚,简单的食材在门前静静地饱吸阳光。不知日后哪些幸福的人能享用这些经过时光打磨的佳肴?想起远在家乡的母亲,将收获的蚕豆剥好,也是这般进进出出搬着竹匾翻晒,再远地将包裹寄来——那些浸染着故乡阳光的食物,总能让人细细咀嚼出万般滋味。

一大早就在运河边垂钓的老者,坐在浓荫如盖的泡桐树下,依着运河栏杆,手握长长的鱼竿,下巴搁在手上,一动不动。似钓非钓,又似睡非睡,大有李商隐《闲情偶寄》中“手书而眠,意不在睡;抛书而寝,则又意不在书……”的精妙。老人的垂钓与小睡早已无需分清,在这方属于自己的天地里,一河波光粼粼的水相伴,一方辽阔苍穹的倒影相随,他垂钓的是时光里的安宁。

安宁的,还有那对在门口屋檐下享用早餐的老夫妻。人手一碗粥,两张小竹椅,就着切得碎碎的萝卜干,吃得津津有味。阳光照着老街,老街陪着他们,他们如影相随,在咸咸淡淡的日子里,刚好是一碗粥的温度。

整条老街不温不火,悠悠然全是慢时光。街上有一家“老帅旧书店”,店主老帅在两三平米的小屋里守着一堆掉了封面或蒙尘的书籍。除了书架和书,屋子里还簇拥着摆着冰箱、柜式老闹钟、老电视机、老风扇,以及一張老掉牙的小八仙桌,桌上放着火红金属外壳的热水瓶,搭配着老茶杯。一把木椅居中,老帅从侧门将微胖

的自己塞进去,于是整屋充盈着旧时光的气息。在这个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旧时光的文明却深深扎根。问他生意如何?他笑笑说:“在这儿坐坐的。”日出开门,日落仍开着门,老帅守着旧书店,抬首是运河,低头是一屋旧时光,听风、喝茶,静享岁月静好——挣不挣钱,已不重要。

每次路过,总喜欢“挤”进书店,买上一两本少年时读过的书,那些时代特有的气息会从泛黄的纸页中散发出来。冯骥才说:“有时候书不需要读,摸一摸就很美。”是啊,买回一段记忆,摸一摸,就很美;老帅每日在旧书店里坐一坐,也一样很美。

老人、老房、老运河,旧书、旧匾、旧光阴。这条老街上,每件旧物都写满故事,每个角落都散发着简单到极致的生活气息。

因西仓桥改造,老街西头的几幢老房被拆除了,属于这儿的生活画面又少了几生动的场景。那个清晨被老奶奶小心翼翼洗脸的娃娃,这运河边用一把木椅、一个脸盆为她搭建的简易梳洗台,还有披在她身上慈爱的目光,会不会一同根植进孩子的童年记忆?若干年后,她是否会因寻不见旧居模样而怅然?

好在西直街上的锁桥还在,雕刻着云朵和花卉的桥耳仍在。浅浅窄窄的锁桥湾,锁不住历史的车轮,却牢牢锁住了一些目光——任时代变迁,它终是记忆里甜蜜的外婆湾,是游子梦中百转千回的故乡。

也许我们终将要失去很多这样的老街和村庄,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取舍得失,考验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如何让恢宏与古朴、创新与传承和谐统一,是个永恒的课题。

西直街东首的夏家大院已开始修缮,但愿这条属于运河一景的老街,在未来的岁月长河中,仍能打捞到那一抹乡愁。

N 新景

美丽的村庄

□ 申雅华

沿着新修的公路朝东行驶,不一会儿便把杨滩村甩到了身后。哥哥说:“前边就是我们南滩。”我讶然——竟然不知道这条公路从南滩经过。

眨眼的工夫,我梦绕魂牵的老家——南滩村映入眼帘,仅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安静地卧在新公路的斜坡下。车子放慢了速度,哥问我们想不想回村转转,我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想!”哥哥瞅着公路边进村的小道,惋惜地说:“你看,就是这个路口进村,不知什么人用石柱堵上了,车过不去。”欢喜的心情瞬间沉重,我们不自觉地伸长了脖子,目不转睛地瞅向公路下的村子,爸爸指着高矗立的建筑说,瞧,那是村委会;妈妈惊喜地喊着,快看,这是寨子,前边这一片是大队上的果园;哥哥说,这座山就是沙葱台子,小时候下雨后,总会约伴,挎着篮子、背着袋子上沙葱台子采沙葱——那时候物质匮乏,沙葱可是稀有美食。我指着沙葱台子上的建筑,疑惑地问道:“哥,那里怎么还有房屋?”哥哥说:“那是新建的养殖场。”我的心情顿时失落了。

小时候的暑假,我们几个孩子总爱约伴爬沙葱台子。大家站成一排,齐声喊着口令“一二”,便撒开腿朝山坡跑去。在争强好胜心的驱使下,我们使出全身力气,手脚并用努力向上攀爬。生长在山脚下的孩子,爬山对我们来说是件轻松的事情。不料我们便爬到了山顶,一个个小英雄似的,抹着脸上的汗珠,叽叽喳喳说笑着。俯瞰脚下,我们居住的村庄躺在绿油油的田地中



生长 吴庸

小宝泰话

N 且听风吟

浪淘沙令·春满人间

□ 李玉民

树上鸟声喧,春意恬然。
风摇香影满山川。寒水
痕消时序转,换了人间。
胜景独流连。遥望云天。
江南塞北共情传。恍入
桃园心自醉,遐想联翩。

故乡

□ 陆凤贤

小时候总想离开的地方
长满了乡愁
老屋镶嵌木格窗
蜡光纸衍生的小动物们
常年奔跑于雪色窗纸
张大嘴巴等待喂食的小燕子
长硬了翅膀飞走了
像我一样
我以一朵浮云的姿态
游走于深不可测的红尘
世间的一切都被融入其中
风,月色,日光
有时很温柔,有时很寒凉
诗与远方
开满鲜花又布满荆棘
走着走着就倦了
依稀看见的炊烟里
再也没有了妈妈的味道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lps@126.com

诗三首

□ 宗西

彭阳山花节

四月芳菲盛,寻春陇上行。
绯红燃百岭,新翠漫千坪。
珠溅茹河瀑,霞生青石营。
梯田桃杏灼,花浪接云平。

踏步行·富阳行吟

雾隐龙门,霞披荻浦。渔歌漫逐涛声。
凭栏极目望江楼,天钟寺外斜阳暮。
鹤岭寻幽,桃源信步。仲谋梓里怀今古。
云烟叠翠富春图,乡思未了情如故。

老知青鹤泉湖忆旧

长河北去失滔滔,
鹤杳泉封草木凋。
声震星空冰隙裂,
力推刃苇蒲摇。
朔风彻骨度霜夜,
热汗沾衣迎雾朝。
岁月时艰弹指过,
波光仁影梦魂遥。

N 意趣

给自己买礼物

□ 郑贵华

走进服装店,为自己买了一件白色的防晒衣当礼物。

给自己买礼物,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也是激励自己努力前行的小妙招。

小时候考试得了满分,老师会在试卷上画一面红旗作为奖励;帮家里照看好小鸡崽,父母会多给一点儿零花钱;给奶奶挑满一缸水,奶奶会把珍藏的饼干送给我。在这些小礼物的激励下,我变得越来越努力,越来越乖巧,成为邻里竞相夸赞的好孩子。

长大后,却很少听到这些真诚的表扬了,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曾经,费尽心思做好饭菜,家人这个嫌豆腐淡,那个说草鱼腥,不仅浇灭了做饭的热情,还摧毁了我想做个称职家庭主妇的梦想。精心挑选买回的衣服,不是说样式不好看,就是说大小不合身。种种埋怨指责,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时间久了自卑心越来越重,精神状态也变得萎靡不振。

有一次参加单位的演讲比赛,侥幸获得第一名。几个要好的朋友,有说我稿子写得好的,有说我普通话标准的,还有说我姿态端庄大方的,句句表扬像一道道明亮的阳光,穿过重重阴霾照亮灰暗的心,让我找到了久违的幸福感。

从此以后,只要我有一点点成绩,不管有没有人夸奖,我都会给自己买个礼物。一个书签、两个发圈、一顿大餐、一件衣服……这些礼物不分大小,无论贵贱,都能激发我的自信,给我带来满满的幸福。

今年母亲节来临之前,我给自己订了一束鲜花。当娇艳的玫瑰和粉色的百合在花瓶里吐露芬芳时,我的节日同样充满馨香;期中考试,班级成绩有了较大的进步,我戴上新买的真丝丝巾,显得精神焕发;一篇文章登上报纸,三五知己相聚,简单而又快乐。

自从学会了给自己送礼物,我发现自己的生活悄然发生了改变。

我不再在意家人对我的评判,含香吐蕊的鲜花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不再理会别人对我的议论,不断努力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敬;我不再计较琐碎的家长里短,在文字里觅得知音是我最大的幸运。

在不断给自己买礼物的过程中,我悟出一条深刻的道理:得不到别人的肯定,不一定意味着自己不行。取悦别人,不如取悦自己。活出健康的自我,才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

舞剧电影《只此青绿》中的传统文化之美

□ 徐雯雅 曹丽君

近年来,舞剧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走进观众的视野。舞剧电影将舞蹈的灵动与电影的叙事性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2024年上映的舞剧电影《只此青绿》不仅以舞蹈的形式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美姿态和独特韵味,更是通过电影的视听语言引领观众梦回宋代,一同探寻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蕴和价值追求。

舞剧《只此青绿》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创排,2022年初,该剧的部分选段登上央视春晚,在全国观众中引发关注。同年,该剧获得了2022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观众群体也越发庞大。2024年10月,在舞剧原班主创团队的不懈努力下,“青绿”成功迈向大银幕,影片不仅展现了舞蹈的优美姿态,更通过电影的镜头语言赋予了舞蹈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情感表达。

叙事方式上,影片采用了时空交错的叙事,将现代的“展卷人”与古代的王希孟联系在一起。“展卷人”在对《千里江山图》的研究过程中,

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制墨人等等。

为了确保精湛的艺术呈现,主创团队从创作之初就邀请了各个工艺领域的顶尖人士为创作和演员提供培训。如在淬墨片段中,主创团队请来了徽墨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汪爱军为团队讲解徽墨制作的每一道工艺,淬墨片段的演员跟随汪爱军实操徽墨制作所需的点烟、和料、压磨、晾干、锉边、描金等工序,进而熟悉每一件道具的正确用法,最终让一个立体、鲜活又贴近历史的制墨人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艺术表现形式上,《只此青绿》以舞蹈为载体,通过优美的肢体语言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影片中舞蹈演员的动作融入了许多中国古典舞的元素,如舞者的体态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古典舞“拧、倾、圆、曲”的形态特点。舞者们通过肢体动作和服饰的动态变化,将山水的形态具象化地呈现在舞台上,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千里江山之中。这种象征手法也是中国古典舞中常用的表现方式,用具体的视觉形象指代抽象的情感和意境,不仅展现了中

国古典舞的独特美感,也使观众更好地与作品产生共鸣。

此外,《只此青绿》还在色彩、音乐等方面融入了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例如,在色彩运用上,影片以青绿色为主色调,不仅贴合主题,还营造出清新、淡雅、悠远的意境,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山水之间。除青绿色外,影片还搭配了朱红、宝蓝、莹白、墨黑等辅助颜色,这些色彩搭配既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又能突出主题,使整个影片的视觉效果更加丰富和谐。电影配乐方面,影片采用了大量传统民族乐器演奏,在表现古代情节的片段中,运用编钟、箜篌、埙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乐器,其旋律悠扬动听,与舞蹈相得益彰。

舞剧电影《只此青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全片虽无一句台词,却通过电影镜头的推拉摇移,将舞蹈演员的手势、眼神、转身等细节逐一放大,同时细化布景、色彩、灯光等画面元素。无论从叙事方式、工艺呈现、艺术表现还是思想意蕴上,影片都成功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在观众面前,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简介:徐雯雅,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馆员。

曹丽君,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馆员。